



【读城】

高邮的水和东大街

□崔秋立

高邮是扬州近处的一个小城，双黄鸭蛋闻名。也出文人，古代有秦少游，曾与苏东坡等人在这里饮酒赋词，传为佳话。如今这个城市的精彩，则是因为汪曾祺。这位声名和影响与日俱增的作家不仅生长于此，而且他对家乡一往情深。说故乡，写故乡，故乡撑起了他的文学世界。父母兄弟，街坊邻居，湖水河道，亭台庙宇，乃至花草美食，都演绎成笔下的生动。我非汪曾祺的研究者，但我喜欢汪先生的文字，所以此次自驾江苏游，把高邮设计在其中。

高邮到处是水。汪曾祺说过，这里目之所接都是水，水养成了他的性格。

这水的主体，就是高邮湖和运河。高邮湖，虽不比洪泽、太湖，但也有700多平方公里，是全国第六大淡水湖。站上湖堤放眼望去，风帆点点，波光粼粼，浩瀚无垠。水面阔而平静，波澜不兴，柔似锦缎。我想，汪先生宽容平和的胸襟性情也许自此而来。高邮湖的名气还不限于其宽阔平静，而是古时候湖中曾现神珠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载：“珠大如拳，灿烂不可直视……浮于波中，杳杳如日”，因此又叫“珠湖”。依现代人关于河蚌珍珠的常识，这段记载更像是一段聊斋。不过汪老先生曾强调，沈括是一位很严肃的学者，言之凿凿，并非传说。

高邮湖与运河相邻。中间隔着明清的运河故道。河与湖原本一体，明代时为航行安全，修了河堤，将湖与河分开。上世纪50年代，取直河道，沿河道内堤另开新河，原河道便成了故道遗址公园。越过公园，便是运河。此段之运河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就其宽阔而言，较之于长江黄河毫不逊色。往来的船只，虽不比万吨巨轮，但也称得起雄健硕大。时有长达十几节的拖船驶过，绵延数百米，浩浩荡荡，如水上游龙，偶有一声汽笛，惊人心魄。我去过一些和运河有关的城市，但无论如何你不能相信那十几米宽的河道便是运河。康熙乾隆下江南，还有漕运，都从这河道经过，不可想象，能否承载是个问题，安全也难保障。高邮境内的运河才称得上运河，才无愧为运河。

高邮不仅有宽阔的湖面河道，还有城区那些蜿蜒的流水，滋养了汪先生的灵气和文脉。秦观会苏轼的遗址叫文游台，汪先生少年时常常登临此处，“时常凭栏看西边运河的船帆露着半节，在密密的杨柳梢头后面，缓缓驶过，觉得非常美”。如今汪先生笔下的土台，已是豪华的楼阁。城区高楼林立，在高台之上，已望不见大运河。但运河的水脉像碧绿的绸带环绕在周围，岸边芳草杂树，莺飞燕舞，偶有一处还置小舟横斜，有野渡无人的雅趣。西侧河岸边有苏轼醉卧雕像，宽衣阔袖，把酒临

风，洋洋洒洒状。旁边刻有其《行香子》两阙，词云：“几时归去，做个闲人，对一张琴，一壶酒，一溪云。”此景此情，换成汪先生，也恰如其分。

汪先生的故居在东大街，现在叫“人民路”，其实只是一条狭长的巷子，和现代意义上的“大街”无法联系。汽车是断然开不进去的，只能停在巷口一座小桥旁。桥下有条似断似流的小河，我以为这便是汪老笔下的“大脑”——后被它考证为“大淖”。一打听，不是，“大淖”另有去处。这东大街很长，见首不见尾，像是永远走不尽。街面虽窄，但两旁全是商铺，吃穿用，堆满各种杂物，人来人往，摩肩接踵，热闹得很。仔细观察，外地打扮和口音的并不多。想来这人气儿不单是因了汪曾祺的名气，怕是早已有之，不然如何名之曰“东大街”？所谓大街之“大”，其实就是个热闹。

靠着导航去寻汪先生的故居，先看见了汪曾祺纪念馆。原以为两处相去甚远，不想故居就在旁边，从纪念馆便可看到故居的后身。怕晚了不便打扰，便先去故居探访。汪先生故居所在的巷子是东大街上的小岔道，叫竺家巷。故居前脸挂有标牌，标明汪曾祺故居，是高邮市文物保护单位。房子是二层起基尖顶，灰砖青瓦，老式花棧的门窗，但看上去并不是很“故”，像是做旧的新房。这架构也不像曾拥有两千亩地的大户人家的院落。据很多文章说，汪家仍有人在此居住，而且热情好客。但我们无此幸运，此时门窗紧闭，挂严了窗帘，料定主人不在，便不能探其究竟、知其布局，以及汪先生在这房子中留下的那些印记。

天色已晚，不便流连，赶去纪念馆。已到闭馆时分，但门卫还是很通情，知是远道而来，便开闸放我们进去。时间不多，只能在一楼匆匆浏览。这里是汪老的文学世界，分为小说、散文、戏剧几个板块，文章图片若干，可见其文学历程和成就。汪老的历程与我们这代人相契合。无论《受戒》还是《大淖记事》，在上世纪80年代引起的轰动，我们都记忆犹新，便觉格外亲切。纪念馆

中有很多珍贵手稿，这是作家文人纪念馆不可错过的精彩，可以看到作者的修改笔迹、提炼印记，了解成品过程、心路历程，读出其匠心。一句话、一个词、一个标点，看似不经意，细细品读都耐人寻味。或许这是老一代文人留给我们的特有遗产。现在都用电子文稿，除非有意留存，这些均已无法呈现。馆中有《大淖记事》《读民歌札记》《故乡的元宵》等手稿，还有妇孺皆知的《沙家浜》修改稿。《沙家浜》是“样板戏”中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一出戏，汪老的底蕴尽显其中。如智斗那场的一句唱词“沉着镇定有胆量”，汪曾祺将“镇定”勾掉，改为“机灵”，形成现在的唱词“沉着机灵有胆量”，不仅避免了“沉着”与“镇定”的重复，也丰满了阿庆嫂机智的形象，韵律上也更上口，可见功夫。

出来时才看到铁凝写的前言，说汪先生的作品“初读似水，再读似酒，无可争辩地占据着独特隽永、光彩常在的位置”，很是中肯。

我还惦记着《大淖记事》中的“大淖”。打听一下，纪念馆不远处有条永安巷，穿过即到。永安巷很窄，逼仄处仅一人可过。穿来绕去终于豁然，见一池塘，堤岸整齐，草木有序，凉亭和栈道浮于水上，是个休闲好去处。问了岸边的游人，没错，眼前的公园就是大淖。只是与《大淖记事》中的大淖相去甚远：“说是湖泊，似还不够，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，春夏水盛时，是颇为浩渺的。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。淖中央是一个狭长的沙洲。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，夏天茅草芦荻都突出雪白的丝穗，在微风中不断地点头……”尤其还有姑娘媳妇们“挑着一担担紫红荸荠，碧绿的菱角，雪白的莲花藕，走成一长串，风摆柳似嚓嚓走过”。

所以，眼前的大淖，充其量是个“遗址”。不过我并没有因此生出感慨和遗憾。百年来这世界不变的东西少，哪儿都一样。如今还能看到有这样一湾水，有个能叫大淖的地方，已算是很幸运。不管是否真有个大淖存在，有汪先生的文字，那些美好就不会消逝。



人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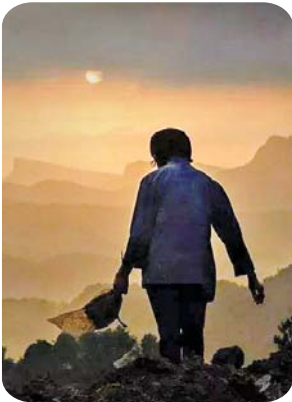
青未了 A11

找记者 上壹点

【浮生】

母亲和孩子们

□胡德麟



母亲赵继珍是外祖父最小的孩子，也是唯一的女儿。

她是位平凡的母亲，她能支持父亲参军抗日，自觉挑起养育四个孩子的重担，是令人敬佩的。当然，她不会料到战争会打那么长时间，更不会料到父亲会一去不复返，否则她不会让父亲走的。

母亲投靠了祖传中医世家的外祖父。由于经济拮据，大概没过多久，就在外祖父的主持下分了家。我们一家都搬到外祖父药房后面院里的南屋住。我与外祖父朝夕相处约十年，没见他与母亲红过脸、吵过架。外祖父知道自己带着四个孩子的女儿孤立无援的难处，母亲也知道自己一家给父亲增加了多大的负担。他们合力共同承担着命运加给他们的巨大压力。

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，为了减轻外祖父的负担，母亲曾打算走出家门去当“老妈子”，为此她把五岁的妹妹送了人家。后来因为妹妹每天总是喊着找妈妈，并且常常脱下那家人给她做的新衣裳，穿上她去时的旧衣，就一人往村外跑，说是“回家”。没办法，那家人只能把她送回我家。记得刚回到母亲身边那一晚上，妹妹哭醒了好几次，可知离家40天对她心灵伤害有多深。

后来母亲没有当成佣人，主要还是因为我。因我不能离开母亲一天，母亲去哪儿，我就跟到哪儿。小学二年级我上了两次，就是因为母亲一出门我就跟着，学业就中断了，跟不上班，只好重读一年。三年级后我知道用功了，又赶上几位好老师，成绩一直是班里的头两名，直到毕业。

家境的窘迫，再加上兵荒马乱、社会动荡，母亲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措施：一是让哥哥去北京东四北大街路东一家酱菜园当学徒而放弃学业，再就是姐姐过早出嫁。哥哥当学徒时算来只有十五六岁。他上小学时成绩一直是班里第一名，可毕业时正赶上家里最困难的时候。他没有升学实在可惜。记得春天他从北京回家时穿着蓝布大褂，一边哈着腰跑进家门，一边喊着：“姥爷！妈！”令我惊奇的是他声音变粗了很多。

在北京，他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变声期。

到家的当天晚上，他和母亲彻夜长谈，谈到他冬天倒咸菜缸的辛苦，生着冻疮的手被盐水浸泡后钻心地疼痛等等。他与母亲说得最多的还是他在北京的见闻，如日本人如何欺压中国百姓等种种恶行。没过多久，哥哥就被外祖父留在身边。外祖父当时已年过六旬，需要有个帮手，加上哥哥聪明好学，就成了外祖父的好帮手和接班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当我在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留学时，哥哥早已是青云店卫生院院长，并被选为县人大代表。十余年后的1973年秋，他病逝于院长岗位上。令我高兴的是，他的儿子学敏后来又当了青云店卫生院院长，成了他父亲的接班人。

姐姐早嫁，主要还是因为年头不太平。姐姐当时只有14岁。当迎娶的鼓声咚咚地在小院里震响时，我看见身穿一身红的姐姐一人静静地坐在我家南屋的炕脚上，看我进去她让我陪她多待一会儿。那时我在她眼里看到的不是新婚的喜悦，而是离家的凄苦。她是一个繁华小镇，嫁到离家近二十里，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。当时姐夫在北京东单一家酱菜园当店员，一两个月才能回家一次。婆家是个有十五六口人的大家庭，除了种粮外，还有一个菜园，一年到头，从早到晚都有活干。姐姐身体结实，心灵手巧，她没干过的农活一看就会，而且比她两个嫂子干得还多，很受公婆的喜爱。她继承了母亲的干活踏实，但比母亲更利索。在童年就会用丝线绣花，她绣的花即使是一片叶子也有浓淡深浅的变化，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。

母亲和姐姐的命运是不幸的，但也显现了她性格中可贵的一面，即坚韧性。她们都能冷静面对命运中每次不幸的安排，不慌不乱，也不怨天尤人。母亲只活到六十岁，姐姐也只活到六十六岁，我一直为她们的早逝而悲伤。因为这两位饱受苦难的妇女给了我很多很多，而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她们。值得欣慰的是，我姐姐和哥哥的孙子后来都考上了大学，这也是对那段艰苦时光的一种安慰吧。